

二次大战三元凶



专制魔王 墨索里尼

二次大战三元凶（三）

专制魔王——墨索里尼

解 力 夫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南 友

封面设计：赵 大 鹏

专制魔王——墨索里尼

解 力 夫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9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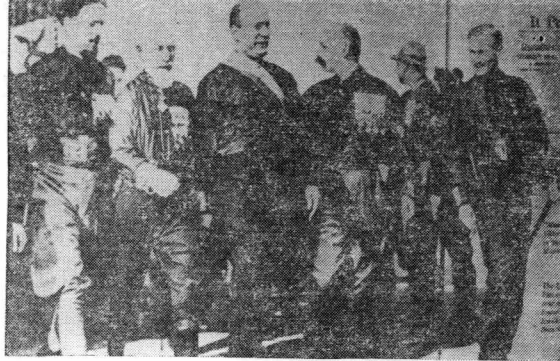
1985年10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5次印刷

印数:152,001—183,000

ISBN 7-5012-0255-9/K·44

定价: 4.20 元

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



墨索里尼与张伯伦。





在慕尼黑会议上。

自慕尼黑返回英国的张伯伦。



希特勒与意大利法西斯外长齐亚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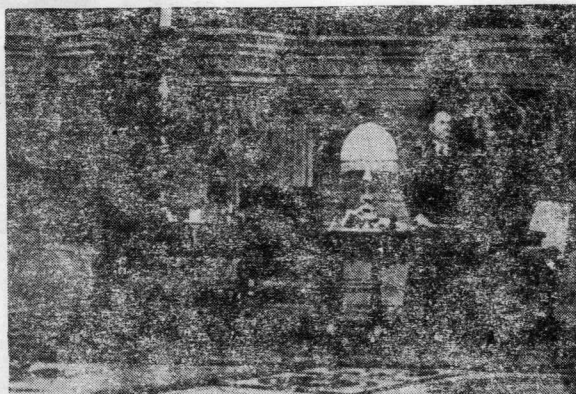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



隆美尔被任命
为德国陆军元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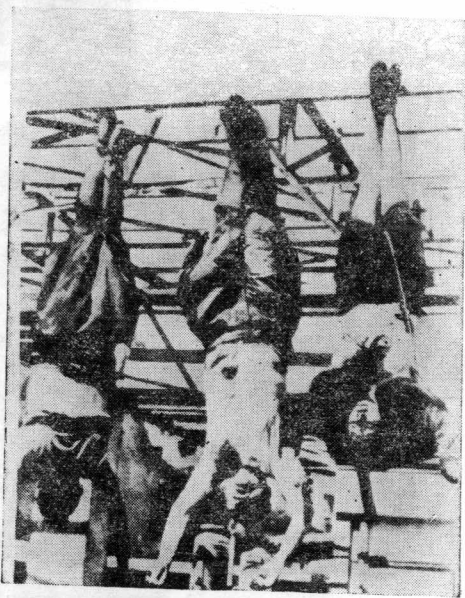
墨索里尼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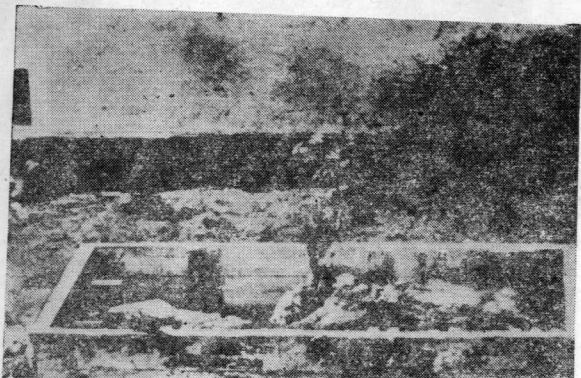


1944年7月
24日，暗杀未遂
事件后，墨索里尼
慰问希特勒。

墨索里尼的下场。



希特勒的下场。



目 录

- | | | |
|-----|-----------|---------|
| 1 | 第 一 章 | 铁匠之子 |
| 10 | 第 二 章 | 记者生涯 |
| 21 | 第 三 章 | 投笔从戎 |
| 31 | 第 四 章 | 创建法西斯党 |
| 41 | 第 五 章 | 进军罗马 |
| 51 | 第 六 章 | 独裁专政 |
| 61 | 第 七 章 | “恺撒大帝” |
| 74 | 第 八 章 | 鲸吞阿比西尼亚 |
| 84 | 第 九 章 | 扼杀西班牙革命 |
| 97 | 第 十 章 | 狼狈为奸 |
| 110 | 第 十 一 章 | 色厉内荏 |
| 122 | 第 十 二 章 | 向英、法开战 |
| 138 | 第 十 三 章 | 竞相掠夺 |
| 149 | 第 十 四 章 | 入侵希腊 |
| 162 | 第 十 五 章 | 哀叹与责难 |
| 178 | 第 十 六 章 | 勾心斗角 |
| 192 | 第 十 七 章 | 激战克里特岛 |
| 206 | 第 十 八 章 | 趁火打劫 |
| 218 | 第 十 九 章 | 沙漠败北 |
| 231 | 第 二 十 章 | 非洲帝国的溃灭 |
| 241 | 第 二 十 一 章 | 兵不厌诈 |
| 250 | 第 二 十 二 章 | “沙漠之狐” |
| 259 | 第 二 十 三 章 | 拉锯之战 |

268	第二十四章	“十字军战士”行动
280	第二十五章	反扑得逞
293	第二十六章	急转直下
312	第二十七章	“火炬”战役
326	第二十八章	咎由自取
340	第二十九章	废黜与监禁
354	第三十章	粉墨登场
365	第三十一章	枪杀齐亚诺
376	第三十二章	罗马决战
386	第三十三章	暴君梦幻
398	第三十四章	罪责难逃
410	墨索里尼年表	
420	作者后记	

第一章 铁匠之子

┌ 铁匠夫妇赤诚心 望子成龙为人民 ┐

└ 苦口婆心多教导 不肖之子忘了本 ┘

话说意大利法西斯鼻祖本尼托·墨索里尼，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引人注目的人物。

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墨索里尼诞生在瓦拉诺·迪科斯塔一个铁匠家里。瓦拉诺·迪科斯塔是一个古老的小山庄。这里的房子都是用石头造的，阳光与树荫映在石墙上，映在屋顶上，生出变幻无穷的颜色。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站在山坡教堂的钟楼上，可以俯视整个弗利平原。这个平原从白雪皑皑的亚平宁山脉蔓延下来，一直到拉瓦尔迪诺山脚下。在那山上，夏夜是充满云雾的。

瓦拉诺·迪科斯塔，属意大利东北部普雷达皮奥省。这个地方早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出名了，在文艺复兴时这里诞生了许多不凡的人物。这是一块硫磺质的乡土，出产浓烈美味的葡萄酒，和含有碘质的泉水。在那宽阔的平原和起伏的山陵上，有许多毁坏了的中世纪城堡，灰黄的砖墙耸立在蔚蓝的天空中，这些都说明这里曾有过繁华盛世的岁月。

一二七〇年前后，墨索里尼的先祖乔瓦尼·墨索里尼是波伦亚这个好战尚武的城市的领袖。如今在波伦亚城中，还

有条叫墨索里尼的大街，在省城的官方记录上还载着一个墨索里尼家族的徽章。这个徽章样式精奇。在黄制服上有六个黑色标志，象征着勇敢、胆略和力量。

由于不断的党派内争，墨氏家族后来就逐渐衰落了。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墨索里尼一家，完全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中下等家庭。祖父是一个国家卫队的副官，生活艰难，活了没有多久就死去了。父亲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五金匠，邻居都称他为亚历山德罗大力士。他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同情穷人，厌恶豪富，愤恨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和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在工作之余，他常和一些穷朋友讨论这些问题。后来成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意大利社会党党员。

墨索里尼的母亲，正直、勤劳，受人尊敬。她是位热心农村教育事业的小学教师。当时在意大利，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不仅工资低微，而且不受社会重视。她总是对孩子们说，“贫可育人”。她经常以“自古雄才多磨难”的思想对他们进行教导。

本尼托的诞生给这一对年轻夫妇带来了欢乐。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也象他们一样，正直地生活，正直地做人。父亲给儿子起名本尼托，就是表示对墨西哥的民族英雄本尼托·胡亚雷斯的敬仰。胡亚雷斯一八〇六年出生于印第安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任总统期间，曾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他废除了教士与军官武士的特权，没收用于教堂建筑以外的一切教会地产，剥夺教会的世俗权利。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七年，他领导人民抗击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墨西哥远征军并获得了胜利，从而推翻了以麦克西米连为傀儡的帝国。他曾兴办印第安人教育，镇压退伍军人暴动与迪亚斯叛乱。亚历

山大·墨索里尼对胡亚雷斯的英雄事迹十分崇拜，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要象胡亚雷斯一样，作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但是，墨索里尼的秉性，却和他的父母不一样，非常骄野。他幼时喜欢养鸟，有一次偷了猎人的一只画眉，被人家追赶，他爬山涉水逃跑，始终不肯放弃这只鸟。他还喜欢偷瓜摸枣。有一次，他跑到一个果树园里，偷摘树上的樱桃吃，弄得满脸都是樱桃汁，因怕被人抓住，就赶快往家跑，路旁的人以为他受了伤，拚命地追他。他知道被人发现后，必定挨打，于是跑得更快。

为了改变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墨索里尼的母亲，常常带他到教堂去。但是，他不喜欢做礼拜。长而无味的演说，昏暗不明的烛光，唱来唱去的圣经，是那样的令他不自在。不过母亲还是坚持要他受些宗教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反对，也没有办法。

一八九〇年，墨索里尼准备到邻村去入学，他同妹妹埃德维杰和弟弟阿纳尔多握别的时候，依依不舍。此外，他还舍不得他心爱的金丝雀，只好含着眼泪，跟他父亲上驴车出发了。走了不到二百码，驴子跌了一跤，他父亲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但后来一路平安。一路上听着鸟的鸣唱，望着一片片茂密的森林和果园，穿过一道道潺潺的流水，墨索里尼的心又沸腾起来了。他们途经弗利，晚间才到赛而胜学校。一个老教师出门迎接，称赞他是一个活泼的孩子。他的父亲回家后，墨索里尼便大哭起来。他在这个学校蛮性未改，行为乖戾，不听教诲，经常和同学们打架。罚了几次，还是无效。过了两年，学校索性把他开除了。

后来，他的父母只好把他又送进另一个学校。然而，胡

闹的脾气依然如故。不过他的聪明，的确是出众的。教师们都夸奖他是“栋梁之材”，这更助长了他的狂妄。一天市政府开音乐会，因为不让他进入，他便翻窗而入，抢占了一个座位。后来在老师们的帮助下，他渐渐知道用功，功课确实也很好，不过还是经常违犯校规。有一次口试，他一口气说了半小时，教员给了他一个零分，但是称赞他的口才真好。放假的时候，他总是练习演说的姿势。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长大以后，我一定要让意大利听我的指挥。”

墨索里尼的青少年时代，真是象疾风暴雨，变化莫测。当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帝国主义、封建极权主义，各种思潮竞相泛滥。在墨索里尼头脑中充斥着种种幻想。他在学校没事的时候，一天到晚喜欢写罗马的城名。大的小的遍布纸上。他很想到罗马去一游。不久他同母亲到拉文纳旅行，瞻仰了大诗人但丁的坟墓，他为但丁的文艺才能所折服。这对他以后的记者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

墨索里尼的父亲，铁匠亚历山德罗，对于儿子的成长十分关切。为了培养儿子爱劳动的习惯，每逢放学后，就让墨索里尼在店铺里劳动。父亲给他讲解机器的原理，墨索里尼愈听愈感兴趣，他开始领会到机器也有它的特性。他不仅与父亲一起劳动，而且在政治方面也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逐渐明白一些穷朋友所讨论的政治社会问题。他那幼稚简单的头脑开始领悟到：警察局为什么要那样的小心防备，立了那么多法规。他看到和他父亲来往的朋友们，多半生活在贫困和颠沛流离之中，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充满着愤怒和不满。

到了十三、四岁，墨索里尼的父母要他将来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送他到福林波波利的师范学校去学习。这是一座很有名的培养教师的学校，学制六年。这对墨索里尼

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在学校仍不甚用功，经常违犯纪律。但终于熬过了六年，取得了毕业文凭，在哥尔替瑞地方谋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长的位子。他只教了一年书，就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幻想有个“光辉灿烂”的前程，决心到社会上去闯，去飞腾。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临行前写了一篇题为《坚强的意志乃是成功之母》的文章，从此结束了短暂的教师生涯，开始闯“江湖”去了。

一九〇二年某一天，墨索里尼卷起行李，离开了学校，怀着要做一番事业的野心去周游四方，考察世界，但并无具体的目标。他走到基亚索，预备乘车到瑞士西部去。在候车的当儿，他买了一份《米兰报》阅读，突然发现他父亲被捕的消息。原来社会党在勃烈达尔发动了暴动，他父亲是领袖之一。本尼托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还是决定继续前行，此时他身上只有两个里拉。他的落魄生涯，从他那时写的信中可以看到：

“我坐火车到卢特恩，车中有很多意大利人，都是流落国外的。我倚窗眺望，银色的月光洒在布满积雪的山上和浮着残冰的湖面上，十分迷人。车厢里人们都在瞌睡。我一个人还在胡思乱想。到了瑞士境内，一阵凄风苦雨吹来，不禁使人想到意大利风和日暖的可爱。思乡之情，不言而喻了。

“从卢特恩换车到伊冯东下车投宿。第二天我找到一个工作，在一个砖匠家里帮工，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每小时工资三角二分。运了一天的砖，夜间两膀都肿痛起来。第二天看到那胖东家，似疯狗一般，他指责我衣服穿得太好，气得我说不上话来。过了一个星期，我就被辞退了。他给了我二十个法郎，骂了我一通。我买了一双新鞋子，第二天就上洛桑去了。”

墨索里尼到洛桑后，没有找到工作，身边的钱也用光了。夜晚，饥寒交迫，在寂静的街头踱来踱去。忽然看见明亮的地方，走过去却是一家的厨房，男女老少正在里面聚餐，他便径直走了进去，主人向他投以惊异的目光。他乞求道：“可有面包吗？”没有人回答。停了一会，一个人取了一块面包给他。他说了一声“谢谢”，也没有人作声。他又说了一声“晚安”便悄悄地走了出来，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没有法子。

在瑞士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做过泥瓦匠、脚伕、缝工、帮厨等，但都不能持久。墨索里尼对于搞建筑有着异常的兴趣，有时他也将意大利文翻成法文，或从法文翻成意大利文。总之，能找着什么事就做什么事。

墨索里尼说，“那时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但我既不借债，也不乞求于他人，而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我集中精力研究社会科学。”劳动之余，他经常到洛桑大学旁听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借以提高自己分析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墨索里尼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群众集会，有时也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有一次说话不小心，得罪了瑞士当局，被驱逐出境。他回到意大利，正赶上征兵，随即在历史名城维罗纳参加了巴萨列里奥的联队。这个联队以善于快步训练而出名，士兵们的帽子上都饰有绿彩羽毛，借以与其他部队区别。正当他对这种紧张的“丘八”生活稍为习惯的时候，长官突然通知他：家里来了电报，母亲病危！这对墨索里尼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急忙赶头班车走了。回家之后，母亲已经神智不清，不久就死去了。墨索里尼对此十分悲伤，但他还能克制自己，他在写给军中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代表我家里的人，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只有一件事可

做。就是照你所说的，我应当服从先母的教训，好好当兵，好好做人，女子可以哭哭啼啼，男子要能吃苦，不怕死，才可以救国，才可以继承先烈的意志啊！”

墨索里尼在部队服役期满后，仍旧回到瑞士，度他的求学时期的流浪生活。有一夜，他又是饥肠辘辘，走过一条繁华的大街，笙歌彻耳，他见到这情景更加悲伤。眼下只有两条路好走。或者扰乱治安，被捕入狱；或者寻个僻静处，忍饿一夜。他选择了后者。那天晚上，他躲在一个没有水的桥下，过了一夜，天上的星是他的灯；蟋蟀的鸣叫是他的音乐。清风吹来，真是沁人心脾。到了星斗沉下去的时候，雨声淅沥而来，越下越大。真是饥寒交迫！后来，墨索里尼发现附近有一个木棚，为了取暖和寻食，他急忙走过去，从窗子爬进去，里面全是纸张油墨的气味，原来是一家印刷厂的仓库。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扎下去，便在纸堆上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红日高照，他才醒来。看见一个警察，站在他面前。厉声问他：“你在此干什么？”墨索里尼回答：“保护厂房。”警察吼道：“起来！好个骗子！”墨索里尼说：“我已一天一夜还没有吃饭哩！”警察二话没说，把他投进了监狱。

墨索里尼在瑞士流亡期间，还经常为意大利和瑞士报纸撰写文章，并不时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说社会主义和国际政治，受到不少人的拥护。因此瑞士政府很注意他的行动。墨索里尼这时正在研究帕雷托的著作，因此反对全民政治。他说：“平等与民治是人类错误的观念。实行起来，个性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他还研究尼采和索雷尔的哲学，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有一次，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绍雷斯正在日

内瓦作有关基督主义的演说。墨索里尼前去听讲，站在工人群中，衣衫不整。旁人都以为他是无政府党人。绍雷斯演说不久，墨索里尼便举手表示反对，并且出言不逊，激起群众的公愤，大家都要赶他出去。墨索里尼大声喊道：“我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大家正要打他，绍雷斯叫大家安静，等他自己演说完毕之后，让这个反对派申说一番。

在大庭广众之下，墨索里尼大讲教会对于罗马帝国之罪恶。他演说时，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条理分明，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瑞士警察局认为他的主张太激烈，他的言论妨碍治安，第二次对他下了驱逐令。于是，墨索里尼躲在洛桑，写信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韦士说：“听说先生要写信给瑞士政府替我辩白。我现在将我的简况陈述如下：我十九岁到瑞士，在洛桑有正当的职业。后来同一位朋友到安内马塞想办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研究会。一九〇四年三月一日，我到日内瓦读书，同时为报纸撰稿。当时有人以为我是无政府党或社会党。我可以把这些稿子公布于众，任人论评。我在日内瓦住了四十天，读书之时居多。警察驱逐我出境的时候，不准我回房间收拾行李，也不准我与我的律师见面。我想这种手续，在一个帝国内也很不好。怎么会发生在号称自由的瑞士呢？我现在在洛桑，希望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一九〇八年，墨索里尼被迫移居到奥地利，编辑《特伦托新闻报》，后来又在《人民报》做助理编辑。《人民报》是巴蒂斯蒂创办的。他想鼓动特伦托地方人民脱离奥地利的管辖。巴蒂斯蒂是意大利统一时代的最后一个殉难者。他在世界大战中，替意大利打奥地利，后来被奥国绞死。墨索里尼第一次会见巴蒂斯蒂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利用报纸猛